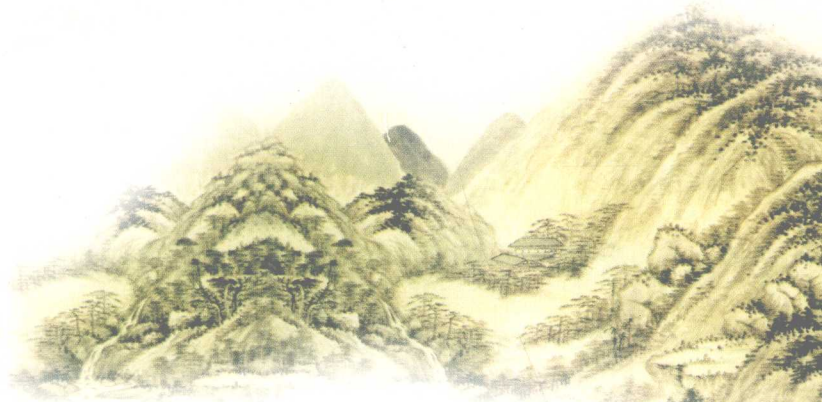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太平经(五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83)

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太平经

(五)

(83)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(正)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98本)868.80元

心常怖悸，何有安时？唯天大神，时哀省原，数见假贷，心知不以时报大恩，唯大神使见复哀，久见常在生气之中，久活前年之寿，不敢忘大施之分。恩贷毕足，不敢解忘须臾之间而背恩也。唯大神成之，使见天神，与其语言，思闻复戒，重天所言，唯蒙有报，乃敢自信。

大神报有善心人言：“天君常爱是有心善之人，于天有用辄进。自今有心善之人自陈前，以达白天君，承用所举听勿疑。必当如前所言，是自天君所敢前也。岁月垂至，努力信天所言，天亦信有心善之人，自不在俗间也。簿文内记，在白日升天之中，义不相欺。天君欲得进善有心，不违言，是其人也。诸大神自遥见其形，虽家无之日，前以有言，宜勿忧之。常念与天上诸神相对，是善所致也，宜勿懈倦也。”

有心善之人言：“生本无升进人，期心报大神，求进贪生，欲竭所知，何敢望白日升乎？举选当得其人，生不敢当之。恐见为大神所非，蒙恩自侥幸得宠，为得恩分毕足，但惜未及重报施，唯大恩假忍苏息之闻。”

大神言：“前比白生意，进之天君，辄言有心善意，是其人也。天君自欲亲近之，不使有疑也。恩施不在大神也，何须道报乎？宜复明所知，必为有报信，心谢恳恻而已。必使诸神相护，不令邪神干之也。致重慎所言，以善为谈首。书意有信相与，要不负有善心进之人言也。天自日夜使神将护之，余无所疑。相命沮触之，书必先人承负自辞，勿用为忧。”

有心志善之人言：“本性单微，久在俗中，恐不能自出俗世之间，慕大神之恩宠遇，使见温，诚自知。唯大神白天君，才使在不死之伍中，为何敢望白日乎？”大神言：“天君信有心进善之人，教无有二诺，无所狐疑，是自天君意也。虽念家不足，饥寒并至，自有天厨，但仰成事，神自师化其子，无以为念也。”

“生主受分之后，何时忘大神所言乎？忧不成耳。不敢失大神枕席，常在心鬲，不敢解也。大神言辞乃如是，天君知者，善自得善，有心自得天君心意。”前白事见天君，天君敕大神言：“前日已白此人，当升之日，勿令失期。竟有符在心前彻视，神自语为信。变化以有日期，但日夜念之，勿懈也。”生言：“受敕之后，何敢懈邪？唯蒙成不。”大神言：“须书有符，自相见也，不忧不得天寿也。不但大神邪！诸神皆言善，是有心之人，诸神忧之，但仰成辩而已。”

生言：“是大重，如使如愿，必亲心恭而已。”大神言：“是亦其人愿，所当承心而言。天君重其家，使无人大过，承负辄解之。勿信神象卜工之言，是卜不能有所增减。欲度活人者，要在正神。虽有小神之疏，上自解之，亦勿狂为不当所行也。是自有心有道之人所知也。且各为身计，信天言，天自不欺有心进善之人也。虽知惠常念，无有忘时，闻邪神自下，无有心志之人持身不谨，复念非常，故邪下之，使不安或恶，会无成功。此书亦不信恶人，恶人亦不信此书。会有效用有报，得报信之后，乃为可知也。今当有信，知进善之

人书，神自欲见报信。得用不信，无有心进善之人欲所得也。行，书辞已可知，见信有验，亦自不久。”

“何以明之？”“其人自乐生者，天使乐之，是天报信。其人必化成神，必以白日，不疑日自轻，食日少为信。精光日益，亲近其人，是信也，明之明也。且勿有疑。”

生言：“见诫受教，请如所言，思惟念之，不敢懈有忘也。虽生素不知，会见之后，益亲无异。”大神言：“善善亦当惠成名，宜卒竟其功，是神常诫也。书语虽多，重生道，故多耳。勿怖之也，语且有止，各还有言。”有心志念之人言：“唯唯，不敢有忘也。”

有功天君敕进诀第一百九十八

惟思古今有大诚信之人，各有效用，积功于天，乃敢自前，动作止进，未曾有小差之恶，常怀慈仁之施，布恩有惠，利于人众。不有失小信而不奉承天地，随四时五行之指历，助其生成，不敢有不成之意，而自危身令不安。故自克念过负，恐不解除，复为众神所疏记，而有簿文闻太上也。以是故，敢有安时也？

今古相承，善恶相流，何有绝时乎？故自沉静，未尝有懈，而忘天之所施为也。但自念求德之人，以心自况，见人有善心，为之欣然；见人有恶心，为之惶惧。想天神知之，各有所进，复自惟念，本素生于俗间，心当思乐大化，贪慕生道，去离死部，恋牢精光，贪使在身，使自相爱，心乃可安。

不者恐见不在常见之中。

唯诸天神，时原不及，教其进退，当承天意，不可有失，而小不善闻于太上之君耳。故因诸神。求知旷问，唯蒙不逆，使不见疑。为受一子之分，势不敢有忘丝发之间。唯原省念所言，思见天诫，以成其身，不使陷危。是诸神宠恩之日，不敢有休息，而不自念报重之大恩也。

诸神未白，天君闻知，被遣当直之神，承教见之，其人言所动摇云何，具问其意。使诸神问之，还白日，言中和之民，自道善行，积功日久，贪慕久生，自薄说，常自垂念，恐有愆负，未尝有懈怠之意，为诸神道其功效。

诸神使白，各且相谓曰，此有功效德人，自于中和中，念当报天大恩，积行为善日久，欲因诸神，自道功德，各怀狐疑，不敢进白。天君常属诸神，见信有功于天，有者进之，而诸神占观其行日久，何故不白？诸神皆怀惧而言，本素不知此人，来恐不大精实，且各消息，其意不知。

天君闻之，是诸神各无所主正，见善有功之人，而不时白道之。使者遣使神，考积其行，大有功。是诸神各为无状，各无有功善而齐外心，以为天君不知，诸神各解辞，令自何用者？有益而已，各自安乎？谢诸神，各以识事免冠谢，言小神奉职，各平尽忠诚之心，而得问是罪无状，待死于门。

天君出教日，且待于外，须敕诸神伏地，自以当直危立也。教日敕诸神言，天君欲不惜诸神，且未忍相中伤，教谪于中和地上，在京洛十年，卖药治病，不得多受病者钱。谪

竟，上者著闻曹，一岁有功，乃复故。诸神见天君贯不死之罪，才得薄谪，诚自知过失，自以摧折，不望其生，不忍有中伤之意，复以事谢。

天君言：“告谢曹吏便下，勿稽留，时使神行，卓视之。”曹白：“使遣下，如天君教。”天君敕曹，复告大神，视其文辞，令诸神见之。曹以文传视大神，下所部，各顺其职，见有功善贪进之人，当进之。前有事，具白可知。

天君敕大神曰：“辄早观此人，与使神语言相应与不也。”大神曰：“被使往视其人，积其日数，视功效。还白，日被敕教，视中和有功人，还白如使神言。”天君亦如是。有功之人，而诸神所部不时白，天君觉知，乃道其意，是不勉邪哉？得簿谪于中和，自今以后，可以为诫。有功不白，天君闻之，受罚自身之谪。各慎职，遣神导化其人，使成神，增其精光。为视簿籍使上，无者著其姓名上之。

大神受教，还于曹视簿，案其姓名有此，白言：“曹文书有此人，请案天君内簿，知相应与不。”天君出文视之，与外书同，敕便上。大神言：“不审年满未，请还谛案之。”天君谓大神：“安置耳目，而不尽视之，而言还案乎？”大神以职事谢，天君言：“趣案疾还。”大神则案其人，年已满，失脱不白，无状当坐伏，须辜诛。

天君言：“且冠视职，复勿懈。因召其人，上之勿失，其效小职，知所致奉功。”“唯唯，请如天君出教。”“诺之。大神且上其人，署小职，观望其行。”“日月尚浅，请复情实；有大

效信，真有缺者署之补缺处。”天君言：“当知大神所白，勿有懈意。”大神言：“唯唯，请使使神，往卓视之。”天君言：“善。”

不用书言命不全诀第一百九十九

惟天上有圣明之人，皆有部职，各尽忠行，不负于上，各尽筋力所为作，亦不失意，皆豫知天君所施为，常倾耳听，欲知其意，常视储曹文部，别令可知。顾君呼召无时，不敢私出，公事乃行，辄关意相白，乃敢出。所周所遍，被敕当所案行，不敢留止须臾之间。奉功，私乃敢有所言，诚相归，自不敢施私，所不当全其命，不惜晨夜而自责。常恐有无牢之用，各自该理其身，欲副太上之意，何时敢懈，恐失其宜。

效日自进，不须神言，乃而欲自成，欲得久视，与天上诸神从事，无有大小，皆相关知，可承行不。义不自专，恐有嫌疑，动辄相闻，何有息时？所以然者，人各有志，各自有所念，各有所成，其计不同；各有所见，各有所出生，各自欲有所得，各知其所，心乃了然。

是曹之事，要当重生，生为第一，余者自计所为。生气著人身，皆不相去，相守相成。神亦贵得其名，变化出入，无孔之中，小大自在。俗夫之人，不见神形容，神神自相知，形容皆气所成，何有不就者乎？大神小神，精光增减，辄自有差。其寿增九，辄有其年，大化行善，寿亦无极，上则无上，下则无下，出入无间，无表无里，象如循环。欲止自止，欲行则行，呼吸成神，光景荣华。

上下有期，得当行，便以时还，亦不可自在，迫有尊卑。各相为使，各有簿领，各有其职，宜有其心，持志不违，明其所为。各见其功，各进所知，无有所私，动辄承教，不失教言，而精进趣志，常有不息，得敕乃止，是生神之愿。辄有符传以为信行。

诸所案行，当所禀食，勿过文书，随其多少。天上传舍，自有簿领，不当得止者勿止。是天君常教勿妄，恐守传之吏以威势也。官有尊卑，不可强诈称大位，而称久止传舍。吏辄受天君敕，有过传舍，上其姓名，官位所属，不得有隐欺。天君亦自知之，何得为相私？明各如其平，乃得上。不用令敕，簿书数上，是复亡失精光，其寿损减。是为可知，宜当慎，时无敢自从，而不承上之教也。天上之神，更相案举，亦无息时。后进上下人当知是禁，圣明之人自不犯之。恐后进上之人不见其戒，故天下文使知防禁。是天君大恩，恐有犯者。是天君欲成就善心之故，视其文，并语俗人。

俗人虽少，知中和之间，各有禁忌。文书天下，中和民间，道上佃夫，阡陌聚社，庐宅官舍，门户井灶，刑德各主其事，不可有恶。复见疏记，簿其姓名。积众多圣明理之，事更明堂，天君得知，复减人年，上至死亡，可不慎乎？

数下此文者，后生之人，不信前言。故复因有知虑之人，不犯禁者出之，令俗间知之，而不用书言，命不可得全也。恶籍累积日多，少有减时，故先命敕书诫，勿使相犯，犯之命薄，不疑也。当顺书言，小过尚可救解，大过安从得贯

乎？

诫文非一卷，宜当重慎重慎，天文不可自在也。有知之人，少有犯者，时有失脱，天亦原之，不著恶伍。为恶不止，与死籍相连，传付土府，藏其形骸，何时复出乎？精魂拘闭，问生时所为，辞语不同，复见掠治，魂神苦极，是谁之过乎？同从人生，何为作恶，行各宜善自守。天禀人寿，不可再得，作恶年减，何有相益时乎？此时当所主，天君取信，不敢脱人恶行，令得久生也，为不知乎？书前后相戒者，既民不改，令人欲尽年耳。不欲为善，自令不全，亦奈此人为恶不止可。书辞小解，且念其后，如有不备，乃复念之。

大寿诫第二百

惟有志之人，心不迷乱，奉天之化，当所师导。各使从其愿，乃为随心。众万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，滋生长大，皆还自覆盖，荫其下本根。其花实以给身口，助其谷粮，使有酸咸醋淡自在。化水为盐，使调诸味，以豆为豉，助盐为味，薄厚自恣。菜茹众物，当入口者。皆令民食之。用其温饱，长大形容，子孙相承，复以六畜不任用者，使得食之，肥美甘脆之属皆使食。

是天使奉职之神，调和平均，使各从其愿，不夺其所安。是布恩施，惠民非乎？奈何天所施而不求报乎？天何时当求报施乎？但平民受大恩而不归相谢，故求之耳。天食精华气，自然不必须民报谢办也，贵其意耳。而反不念天气所

生成，令得食之，是民中有知，不报乃如是，自以职当。

天使奉职之人，案行民间，使飞虫施令，促佃者趣稼，布谷日日鸣之，使民用其言。家无大小，能食谷者，晨夜尽日相劝，及泽布种，天为长大，时雨风摇，枝叶使动，成其身，日满当熟，以给人食，恩不重邪？从岁至岁，何有极时？而反齐不作孝顺，有逆之心，何益于天，久养恶人，使见可食之物乎？中为天无所知邪？何为当久养不孝恶逆之人乎？

故置凶神随之，不孝恶逆之人移，令人重禁，罪至祸重，不见贯时。想民当如是，何为犯之，自致不寿，亡其年命乎？不当视孝善之人，独得寿，有子孙乎？善恶当相比不？寿与不寿为有比不？生之与死当相悬不？行作善，有孝慈，使各竟其年，或得增命，子孙相次，无中天时，天用是为善孝之行所致，不当比之邪？何为作非邪？施于人乎？天甚憎恶之，辄使绝命，子孙得咎。是恶所致，欲何所望？

天喜善人，不用恶子，宜思书言，其文具足，可以自护，必得天福。可无久苦自愁，令忧满腹。复有忧气结不解，日夜愁毒大息，念在钱财散亡，恐不得久保，疾病连年，不离枕席，医所不愈，结气不解，计念之日夜羸劣，饭食复少，不能消尽谷，五藏不安，脾为不磨，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气。饭食不下，家室视之，名为难活。

有钱财家，颇有储，侍无钱，财产殫尽，内外尽贫，不能相发。死命以至，不见棺木，毕埋土中。须治生有钱财，乃当出之相贫之家。财去人走，何时可合？家室分离，不能复

相救，遂不见棺木，为无棺椁之鬼，浮游无家，亦无复食之者。死为鬼，饿乞求食，无有止时，是恶行所致，而不自知亡失宗族。呜呼痛哉！死无所依。

是过积祸之人，自致无门户后世，天甚复伤之，故使复有遗腹子，未知男女。儿生未大，母去行嫁。至年长大，问其疏亲，我父母何在？亲言，汝父少小，父母不能拘止，轻薄相随，不顾于家，劫人强盗，殊不而自休止，县官诛杀，游于他所，财产殫尽，不而来还故乡，久在异郡，不审所至，死生不可得知也。诸家患毒，亲属中外皆远去矣。汝母怀妊时，见汝生有续，心中复喜，家长大人，无所依止，贫无自给，使行事人，随夫行客，未有还期。

遗腹子言，人皆父母依仰之生，我独生不见父母。至年颇大，问父所在，人言汝父行恶，远弃父母，游荡他方，死生不知，所在无有往来者。闻言已死，不知所在。父母忧之，发病不起，遂不成为人，财产殫尽，外内尽衰，咎在余亲希疏，素无恩分。不直仰天悲哭，泪下沾衣，父有恶行，自致不还于处，身自过责，无有解已。时以行客，赁作富家，为其奴使。一岁数千，衣出其中，余少可视，积十余岁，可得自用还故乡。招藏我父，晨夜啼吟，更无依止，甚哉痛乎！

父时为恶，使子无所依止，泪下如行，自无干时。天大哀伤，常使强健，治生有利，使取妻妇，复有子孙，心乃小安耳。复为其子说之，我父行恶，远在他乡不还，时往人去者，卜工问之，殊死生不知所安所在，招藏之，有岁数。去行治

生，天哀穷人，使有利人，颇有少钱，因求妇相助治生，因有汝耳。我疾我父少小时为恶，故诫汝耳。从今以后，但当善耳，勿效我父远之他所。故复思我过，天哀我耳。汝努力，心为善，勿行游荡，治生有次，勿取人财，才可足活耳。各且相事，无妄饮酒，讲议是非复见失。详思父母言，可无所咎。天上闻知，更为善子，可得久生，竟年之寿。为汝作大，以是为诫。

诸神闻知，上白于天，天令善神随之，治生有进，财复将增，生子遂健，更为有足，是天恩也。春秋节腊，辄奉天报恩，既不解，努力为善，自得其福，行慎所言，复自消息。天神常在人边，不可狂言，慎之小差，不慎亡身。见诫当责身，勿尤他人也，此戒可知也。欲得大寿者，勿失此戒言。

病归天有费诀第二百一

惟人居世之间，各有所宜，各有所成，各不夺其愿，随其所便安，自在所喜。商贾佃作，或欲为吏，及所医巫工师，各令得成，道皆有成，以给民可用。是天师化，何有不就？使自给口，当念奉天所行，恩分之施，四时之报，皆使不绝香洁而已。是为报天之恩。

行善日久，神灵所爱，是善行所致，何有不从者乎？故天常为其上，司人是非，使神往来，知人所为，善恶辄白，何有失者。知知少，以为不然，故天为视其影响，使闻音，以是为效，风雨迟疾，皆使可知，何有疑者。

动作辄异，文墨相承，亦不失其法，人亦当知可不，安得自恣而不顺天乎？天亲受元气自然，从其教令，不敢小有违之意。恐其有失，而民所为功。犯天法，不避罗网，是为故天命以自诫，为当久生，可与善人等也。

中为人得自在邪？故使神随恶行人之后，司其不当所为，辄以事白，过无大小，上闻于天。是自人过，何所怨天书？书有戒而不用，其行得病乃惶，岂可免焉？诚民之愚，何益于天。使神劳心烦苦，医巫解除，欲得求生，不忘为过时。当为恶时，乃如是，何不即自悔责。已病乃求生，已后之，多亡。所有祷祭神灵，轻者得解，重者不贯。而反多征召，呼作诈病之神，为叩头自搏，欲求其生。文辞数通，定其死名，安得复脱？

医巫神家，但欲得人钱，为言可愈，多征肥美及以酒脯，呼召大神，从其寄精神，致当脱汝死。名籍不自致，钱财殫尽，乃亡其命。

神家求请，满三不下，病不得愈，何为复请？事祸必更有祸，责在其后。邪神称正神，狂行斩杀，不得其人而杀之。咎怨讼上至天，天君为理之，杀事神之家，子孙坐。为病者求福，欲令为求生，呼召不顺，反受其殃。

事邪神之家自言，我神正神者，教其语。邪神精物，何时敢至天君之前，而求请人乎？但费人酒脯枣饊之属！得病，反妄邪神之家得愈者，谓在不死之伍中，事未上过，可得蒙愈。此天自愈之，邪神之家何得名之，而言多愈人病乎？

而责人肥美？

见邪神所为，则召令上之，考问藏罪。藏多罪大，便见不活。事神者，神不往来，人复不中，精神日竭，是邪神自其殃。神家得邪神余物，以给家口，肥美好衣，自以可久。神尝坐之，何望得活而寿乎？受神藏多，不可复贯，并亡其子孙。反言其过杀我子孙，或身亦望久，久亡户。人日当自正，可勿咎天。

今世之人，行甚愚浅，得病且死，不自归于天，首过自搏叩头，家无大小，相助求哀。积有日数，天复原之，假其日月，使得苏息。后复犯之，叩头无益。是为可知。努力为善，无人禁中，可得生活竟年之寿。不欲为善，自索不寿，自欲为鬼，不贪其生，无可奈何也。

行慎所言，辞乐知余者，自计勿枉所为。有病自归于天，可省资费，无为大烦。反举家怔忡，避舍远处。当死之人远何益？凶神随之，当可得脱不乎？愚人为行乃如是，宁能使命在不死之中？可勿避也。舍不杀人，家自衰耳。天神在上占之，欲何所至乎？中为不知汝处邪？

且慎所言，天致爱人，欲使人生，何时欲害杀人。故施禁法，使人不犯之耳。而自犯之，寿命从何得前？当思之思之，复念书言，可无自疑。书复小止，止后念之，当所道说者，复道之。

不承天书言病当解谪诫第二百二

惟念俗间之人，甚独愚处，不念作孝顺事，而为反逆。不承大书言，而苟自薄。与人既无善，而恶数闻，处者致灾，中者衰落，下者见病，无有休息。是为恶施于人，令咎不容。

无有施恩之意，日夜行侵克善人，令使自怨。无有善意相待，而反自策，陷人人罪名，使得有刑罚，高至死亡而诀。其主有财之家，能自解酒；无钱触法，教吏呼召。亡费解之，赍家所有，皆有价数，乃为解之。分半自得，以给家口，美酒善膳，恣其所得，于意乃可，不知人当从傍平之。所为恶也，自以可久，而与人等。县君严者，使人司候。效功之吏，当有报应。晨夜司之，欲得其为主恶。默疏等辈为谁，径至门首，内刺合笈，道其姓名。为吏受邪簿，主为间人，道其短长，酒肉甘肥，常不离目下。君得笈书，默召其主，为置证左，使不得诋。罪定送狱，掠治首臧，人复言之，并加其罪闻亦然。

钱财小故，不自努力周进，治生有利，而反卖舌于人，相陷罪名，是正恶，何复久生？长吏所疾，令不得生，是谁之过乎？皆从恶弊人出。父母愁毒，宗家患毒，为行如此，亦何所望，而欲得久视息哉？主作祸罚，而望求生，此为何人？天从上视之，言不可久忍，下文于主凶恶之曹，遣吏从恶鬼，佐助县官，治无状之人，使人死法，不得有生之望。是皆贪非一家之财，以自增益而坐之，得罪定死乃休，无续世之人，